

呼韩邪在灭郅支单于过程中的作用

特日格乐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研究中心,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西汉出兵击败郅支单于之战, 是《汉书》中对汉匈战争的各次战役中描述最细致的一次。但对此呼韩邪单于的动向却只字未提, 当然未见他参与此役的迹象。居延汉简为我们补充了一段重要的史料, 为澄清呼韩邪单于在攻灭郅支事件上的作用和态度提供了重要的证据。本文以出土简牍为主要佐证, 并结合传世文献, 对呼韩邪单于在打败郅支单于一战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灭郅支; 呼韩邪; 作用

中图分类号: K234.1

文献标识码: A

关于郅支单于之死,《汉书》相关传记中虽有描述,但未见呼韩邪单于参与的迹象。居延汉简为我们补充了一段重要的史料,为澄清呼韩邪单于在攻灭郅支事件上的作用和态度提供了有力证据。

到汉宣帝时,由于长期的战乱、连年的雨雪、内部的纷争,使匈奴势力大为虚弱,曾经盛极一时的“百蛮大国”,此刻已四分五裂,威风不在。经历五单于争立^①和三单于争锋^②,最后进入了呼韩邪、郅支两单于兄弟争国^③时期。先败走的呼韩邪单于情急之下入汉保塞,决意“附汉”,求得一时之平安后,欲东山再起。此计果然奏效,在汉朝的扶持之下,其实力逐渐恢复。见呼韩邪单于渐强,自度不能与之抗衡,郅支便逾往西迁,不料途中遭遇大雪,抵达目的地康居时仅剩三千余人。^[1]此后不久便被陈汤、甘延寿所率西域联军击溃,走上不归路。

郅支单于之殄灭,有些偶然,并富有戏剧性,而且有些蹊跷。史书有载,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副校尉陈汤引军诛斩郅支于康居。其间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小插曲,陈汤上任不久便与甘延寿谋曰:“西域本属匈奴,今郅支单于威名远闻,侵陵乌孙、大宛,常为康居画计,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国,……数年之间,城郭诸国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战伐,数取胜,久畜之,必为西域患。郅支单于虽所在绝远,蛮夷无金城强弩之守,如发屯田吏士,驱从乌孙众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则无所之,守则不足自保,千载之功可一朝而成也。”甘延寿“亦以为然,欲奏请之。”^[2]但陈汤恐贻误战机,欲不通过朝廷批示,矫制发兵,甘不许,陈汤便“按剑叱延寿”,并劝道“大众已集会,豎子欲沮众邪?”^[3]甘延寿被迫从之。出兵前,兵力已达四万余人,并新设扬威、白虎、合骑三个校,共设六校。“其三校从南道逾葱岭径大宛,其三校都护自将,发温宿国,从北道入赤谷,过乌孙,涉康居界,至阾池西。”^[3]其后,甘、陈二人果然在康居都赖城将郅支诛斩。

据《汉书》相关传记之记载,甘、陈二人矫制发兵确有其事,但仔细阅读,事情并非那么简单,有几处疑点。其一,陈汤言“大众已集会,豎子欲沮众邪?”是否表明陈汤矫制发兵并非一时之冲动,而是参加此次军事行动的乌孙军队已集结完毕,出兵条件已经成熟。其二,以往乌孙兵逢郅支便败,为何陈汤、甘延寿二人一指挥便能大获全胜呢?其三,攻打郅支的军队有六校,为何临时增

加了三个校？其四，六校分两路向康居进兵，其南路为何在行动中未见踪影，只有陈、甘二人率领的北路军独自完成整个任务？其五，在整个过程中未见郅支单于宿敌呼韩邪单于之动向，而且乌孙自身有如此大的军事行动，为何不见乌孙首领小昆弥乌就屠之身影？《汉书·西域传》中为何只字不提？《汉书·匈奴传》中亦未见乌孙参与此事的记载。

居延汉简解开了上述五个疑点，简文如下。

肩水候官令史，觱得敬老里公乘，糞土臣熹，昧死再拜，上言变事书。	387.12+562.9
十二月乙酉，广地候	407.2+562.9
□檄曰：甲申，候卒望见塞外东北	407.3+564.13
火四所，大如积薪，去塞百余里，臣熹愚	403.19+433.40
皇帝陛下，车骑将军，下诏书曰：乌孙小昆弥乌	387.19+562.27
就屠与匈奴呼韩邪单于谋	562.4
夷狄贪而不仁，怀挟二心，请为	387.7+564.15
郅支为名，未知其变。	387.24+387.25
塞外诸节谷呼韩邪单于	387.17+407.14
往来技表是乐	387.16
小月氏仰美人	387.1
愚贛触讳忘言顿首。	387.22+407.4

按：上引十二简为日本学者大庭修先生所复原的“上言变事”册书 [4]，然而笔者认为，从内容上看，上引十二简虽属同一册书，但其中包含了数份不同的文书。其中第五、六、七、八简内容连贯、人物齐备、事件完整，记录的应为一事。

简册中“皇帝陛下”应为西汉元帝；“车骑将军”，大庭修先生认为是史高 [5]，沈颂金先生认为是许嘉。 [6] 笔者认为“车骑将军”为许嘉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史籍中多见许嘉参与西北边塞与有关匈奴事件的记载。许嘉出任车骑将军是在永光三年（公元前 41 年） [7]，郅支单于被杀是在建昭三年（公元前 36 年），从简二中“十二月乙酉”和《二十史朔闰表》推知，该册书写成是在公元前 39、38 或 36 年。小昆弥为乌孙王号，乌就屠为乌孙肥王翁归靡匈奴妻子所生，他趁汉使卫司马魏和意、副候任昌与楚解忧公主刺杀狂王之际与翁候出走居北山中，聚集人马，在狂王负伤逃亡之时杀之，并自立为昆弥，后被汉封为“小昆弥” [8]，并“因为分别其人民地界，大昆弥户六万余，小昆弥户四万余，然众心皆附小昆弥。” [8] 这个乌就屠最后一次出现在史籍是在宣帝黄龙元年（公元前 49 年），郅支“遣使见小昆弥乌就屠。乌就屠见呼韩邪为汉所拥，郅支亡虏，欲攻之以称汉，乃杀郅支使，持头送都护在所，发八千骑迎郅支，郅支见乌孙兵多，其使又不返，勒兵逢击乌孙，破之。” [9] 此后郅支“数借兵击乌孙，深入赤谷城，杀略人民，驱畜产。” [10] 之后乌就屠便从史书上消失，但却出现在了简牍上。根据简文，到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 36 年）前后，乌就屠不仅活着，还亲自或遣使与呼韩邪单于密谋攻郅支事宜。故简文中称“乌孙小昆弥乌就屠与呼韩邪单于谋”，而且西汉必知二人为何而谋，因为二人必已请示汉廷，即言“请为郅支为名”，但西汉仍因“未知其变”而心有余悸，定会派人监视二人之行踪。呼韩邪与乌就屠相密谋的结果就是

出兵殄灭郅支，而且还遣使报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请兵增援。这样，一来可以增强兵力，二来可以不使西汉产生怀疑。之后，便出现甘延寿、陈汤在没有得到朝廷批准的情况下，联合乌孙，进兵康居的那一幕。

根据史籍以及出土简文，笔者对灭郅支事件作出以下蠡测。公元前 49 年左右，乌就屠小昆弥被郅支击败，后又被郅支所借康居兵攻占其统治中心赤谷城，乌就屠从此过上逃亡生活。到公元前 36 年之际，他见郅支实力与人气皆不及以往时，便下定决心将其殄灭。又恐一己之力不足以对抗郅支时，就去求助两大势力，一是西汉，二是郅支不共戴天的仇人呼韩邪单于。此时之呼韩邪已北归单于庭，在汉朝的帮助下，“人众稍稍归之，国中遂定”。^[11] 听乌就屠之谋，二人一拍即合，便派兵增援乌孙。从简牍中可以推测出，呼韩邪单于出兵增援时应该途经居延塞，由于大批匈奴骑兵从居延塞通过，所以上引第一简中就说到“上言变事”。根据边塞的变事书皇帝陛下才命车骑将军许嘉下发此诏书。且从简二中“十二月乙酉”可知，匈奴骑兵前往西域应在公元前 36 年的十二月。根据《二十史朔闰表》，该年十二月为癸未朔，甲申为初二日，变事书是初三日上报的，也就是说，呼韩邪单于出兵前往西域时，在建昭三年（公元前 36 年）十二月初二日通过居延塞。而且从第九简“塞外诸节谷呼韩邪单于”，可以看出，他还得到了汉朝的资助。与此同时，呼韩邪与乌就屠二人还与西域都护取得联系，又恰逢西域都护刚上任一位“为人沈勇有大虑，多策谋，喜奇功”^[2] 的副校尉陈汤，种种因素促成了“矫制灭郅支”事件的发生。

在此次事件之前后，乌孙与匈奴一直保持一种很微妙的关系，首先，乌就屠的母亲就是一个匈奴女人，乌就屠过去也曾扬言要从自己娘家搬救兵^[8]，此次他不过是故伎重演罢了。第二，乌孙昆弥与匈奴单于曾经多次一同朝见汉皇帝。在东汉时期，北匈奴被打败后，向西溃逃的第一站就是乌孙。这些微妙的关系，除了乌就屠的身世外，其它的很有可能就是在乌就屠与呼韩邪单于时期打下的基础。第三，呼韩邪单于之岳父“乌禅幕者，本乌孙、康居间小国，数见侵暴，率其众数千人降匈奴”^[12]，呼韩邪单于曾经“亡归妻父乌禅幕”^[12]，处避难，本居乌孙与康居之间的乌禅幕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定了如指掌，此役其作用应该不小。

此外，在整个事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联军的成分问题。史书称“汉兵胡兵合四万余人”^[3]，乌孙国实力极盛之时“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13] 公元前 49 年时，乌孙“分别其人民地界，大昆弥户六万余，小昆弥户四万余”^[8]，按户口与胜兵比例推算，小昆弥兵力最多不超过六万，由于都城被侵占，经过多年的颠沛流离，其兵力绝不会接近四万，而且与郅支一战中，面对强大而反目的敌人，乌就屠只出兵八千，故笔者推断，此时乌孙小昆弥所出骑兵数量绝非那么可观。大昆弥的情况也并不乐观，史书中记载了一个很有趣的细节，当甘延寿与陈汤所率军队到达康居时，“康居副王抱阆将数千骑，寇赤谷城东，杀略大昆弥千余人，驱畜产甚多。”^[3] 说明此时的大昆弥只能出这么一点力，而且由于大昆弥的兵败致使西进联军背负受敌，康居兵“从后与汉军相及，颇寇盗后重。”^[3] 使陈汤不得不从前方回击康居兵。这也说明，大昆弥仅以千余兵参加联军，而且可能只承担了断后的任务。史书又称“发屯田士吏，驱从乌孙众兵”^[2]，汉朝所发士兵皆为屯田士吏，可知联军中汉军的数量更是屈指可数。史书中称西域其它国家有十五个王参加了此役，但是由于它们虏获甚少，因此甘延寿、陈汤不得不在战后将捕获和收降的一千五百余人分配给这些人。^[14] 也能说明西域诸国军队人少的事实。西域、乌孙与汉朝都不可能出四万人的重兵，那么其余为何人，只有呼韩邪单于所派的匈奴骑兵，而且在数量上或许占优。此外，联军出征时临时增加三个校，颜师古对此注曰：“一校则别为一部军，故称校耳。汤特新置此等诸校名，以为威声耳。”^[3] 按常规，汉军之一校，人数不定，多则六七千人，少则一二千人，校之建制可以

单独行动。《汉书·霍去病传》：“票姚校尉（去病），与轻勇骑八百直奔大将军数百里赴利，斩捕首虏过当。”[15] 笔者认为陈汤临时增加三校之作法不仅象颜师古所推测的那样，只为制造声势，更重要的是，出兵前对联军进行整编，是将乌孙与匈奴军编入都护辖内。即使按平均法计算，六校四万人，每校七千人，新增的三个校必是乌孙匈奴骑兵，数量可达二万一千人。且根据上文分析，大小昆弥此时最多有一个校，其余二校为匈奴骑兵，数量在两校，一万五千人左右。这是最保守的估计，是以汉朝军队有三校，二万人为基础的。但西域都护辖内屯田吏士数量绝非那么众多。据《汉书·西域传》：“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犂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16] 又“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发戊己校尉西域诸国兵至康居，诛灭郅支单于。”[17] 这也就表明汉军方面只有戊己校尉的兵力。而且根据《王莽传》，新莽时期，戊己校尉曾经举校降匈奴，连带家属也只有两千人。[18] 因此，可以推定在联军中人数最多的是匈奴骑兵。陈、甘二人必然带领这支乌孙匈奴联军北路进兵的，南路必是多由汉屯田吏士组成的三校，在整个过程中未见他们的动向，且事后刘向曾褒奖陈汤“不烦汉士，不费斗粮”；汉元帝亦下诏书曰：“内不发一夫之役，不开府库之藏”[19]，都证明了汉军人少的事实。这里更为值得注意的是，战后分享战利品时陈汤将“诸卤获以畀得者”，颜师古注曰：“畀，予也。各以与所得人。”[20] 这种战利品分配制度与匈奴人“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21]，如出一辙。这也说明联军中匈奴骑兵的存在，且数量较多，否则甘延寿、陈汤也不会破坏汉军军法，使自己罪加一等。至此，可以总结，灭郅支的联军大多是乌孙、匈奴骑兵，而且其中匈奴骑兵占多数。

这样，前面所列五个疑点就可以解释了。一、在陈汤、甘延寿出征时，乌孙与匈奴骑兵已集结于西域都护，且其中有众多骁勇善战的匈奴骑兵。见郅支与联军实力对比悬殊，陈汤方才敢放手一搏。其二，由于有了匈奴骑兵的有力支援，故曾屡战屡败的乌孙兵才能战胜郅支。其三，临时增加三个校是为了整编新加入的乌孙匈奴联军。其四，联军两路进兵，只有北路抵达康居，表明北路由甘、陈二人率领，军队主力为乌孙、匈奴骑兵，南路军为都护所辖屯田吏士，只是起到一定的钳制作用。其五，史籍中虽未见呼韩邪单于的动向，但简牍材料证明，他虽未亲自参与，但对此事的态度是明确的，并派了重兵支援该行动，且产生了决定性作用。

汉朝将领率匈奴骑兵出征之事，并非自陈汤、甘延寿所开的先河，早在汉武帝末期，“贰师将军将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与卫律将五千骑要击汉军于夫羊句山狭。贰师遣属国胡骑二千与战，虏兵坏散，死者数百人。”[22] 以胡治胡、以胡御胡、以胡敌胡，是汉朝早已熟练运用的战术。

如此看来，在灭郅支的过程中，匈奴与乌孙联军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西域都护的军队在整个联军中的作用如何，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汉书·百官公卿表》：“西域都护加官，宣帝地节二年初置，以骑都尉、谏大夫使护西域三十六国，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马、候、千人各二人。”[23] 都护之职责《汉书·西域传》云：“都护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24] 可见，西域都护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不过都护并非本官，而是加官，即加到别的官上面的。这就表明，西域都护既可以将兵，而且还是一位汉朝派往西域的使者，而且，西域都护设置以后“（匈奴）童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是徙屯田，田于北胥犍、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24] 因此西域都护的主要职责是屯田、戍守，对西域诸国进行有效监督，故其辖内多为屯田吏士，骑兵数量并不会很多。在这次军事行动中，汉朝所出兵士并非很多，而且是从南路进兵，只起到一定的钳制作用，在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匈奴乌孙联军。甘、陈二人所扮演的还是他们的老本行，即监督乌孙与匈奴联军作战。

注释

①《汉书·匈奴传》：公元前58年“姑夕王恐，与即乌禅幕及左地贵人共立稽侯狁为呼韩邪单于”，其冬“都隆奇与右贤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为屠耆单于”，其明年“匈奴呼揭王自立为呼揭单于，右奥捷王自立为车犁单于，乌藉都尉自立为乌藉单于。”共五单于。匈奴进入一个极为混乱的时期，“诸王自立，分为五单于，更相攻击，死者以万数。畜产大耗什八九，人民饥饿，相燔烧以相食，因大乖乱。”

②这个阶段较短，上述五单于中仅存呼韩邪单于，公元前56年，“屠耆单于从弟休句王将所主五六百骑，击杀左大且渠，至右地，自立为闰辰单于，在西边。其后，呼韩邪单于弟左贤王呼屠吾斯亦自立为郅支骨都侯单于，在东边。”此三单于也。

③公元前54年，“闰辰单于率其众东击郅支单于，郅支单于与之战，杀之，并其兵，遂进攻呼韩邪，呼韩邪破，其兵走，郅支都单于庭。”自此，匈奴进入两单于兄弟争国时期。

参考文献

- [1] 汉书[M].卷94《匈奴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3802页.
- [2] 汉书[M].卷70《陈汤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3010页.
- [3] 汉书[M].卷70《陈汤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3011页.
- [4] 大庭修著，林剑明译.秦汉法制史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253.
- [5] 大庭修著，林剑明译.秦汉法制史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255.
- [6] 沈颂金.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348.
- [7] 汉书[M].卷19《百官公卿表上》，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819页.
- [8] 汉书[M].卷96《西域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3907页.
- [9] 汉书[M].卷94《匈奴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3800页.
- [10] 汉书[M].卷70《陈汤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3009页.
- [11] 汉书[M].卷94《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3801页.
- [12] 汉书[M].卷94《匈奴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3790页.
- [13] 汉书[M].卷96《西域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3901页.
- [14] 汉书[M].卷70《陈汤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3014.
- [15] 汉书[M].卷55《霍去病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2478页.
- [16] 汉书[M].卷96《西域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3873页.
- [17] 汉书[M].卷96《西域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3892页.
- [18] 汉书[M].卷96《西域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3926页.
- [19] 汉书[M].卷70《陈汤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3018—3019页.

- [20] 汉书[M]. 卷 70《陈汤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标点本. 第 3014 页.
- [21] 史记[M]. 卷 110《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标点本. 第 2892 页.
- [22] 汉书[M]. 卷 94《匈奴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标点本. 第 3779 页.
- [23] 汉书[M]. 卷 19《百官公卿表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标点本. 第 738 页.
- [24] 汉书[M]. 卷 96《西域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标点本. 第 3874 页.

The Effects of Hu Hanye Chan Yu in the Battle Between West Han and Zhi Zhi Chan Yu

By Tergel

(Research Center for Mongolian Studies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010022)

Abstract: The battle between west Han and Zhi Zhi Chan Yu of Hun was described very in detail, but not mentioned clues about Hu Hanye Chan Yu. It was proved that Hu Hanye Chan Yu not only attended and made positive effects to the battle between west Han and Zhi Zhi Chan Yu by bamboo and wooden slips unearthed in Ju Yan region. With unearthed historical material and literature, the thesis just researches the effect of Hu Hanye Chan Yu in that battle.

Key words: the battle between west Han and Zhi Zhi Chan Yu of Hun; Hu Hanye Chan Yu; Effects

收稿日期: 2008-11-09;

作者简介: 特日格乐 (1980-), 男, 蒙古族, 内蒙古通辽市人。民族学博士,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主要从事北方民族历史文化方面的研究。